湧泉之歌

雨的聯想

漢世／

淅瀝！淅瀝……哇！下雨了！

淅瀝瀝的雨把小花小草刷洗得格外的青翠嫩綠，透過披上濕氣的玻璃窗，遠山是朦朦朧朧的，記憶中相同的雨後景象，農舍也朦朦朧朧的，還有小溪、柳樹……。

× × ×

「快！快！快！哥、姊，雨停了，我們比賽划船去！」心想：「這一次，我準不會輸你們的。」我飛也似的拔腿就跑，直衝溪邊。哇！小溪邊我們已不是早來的玩客，小蟲、青蛙早已在露天的舞台上各展歌喉，大開演奏會。隔壁的小花、小虎捲著褲管已先玩起來了，我們脫下鞋子拉起褲管很快地也加入行列。我小心翼翼地把折好的小船放進溪裡，「哥哥！看看誰的技術好，誰就贏第一！」……眼看著我的小船順利的前進，我快樂的唱著「搖啊搖！搖啊搖！船兒搖到外婆橋，外婆說好寶寶，外婆送我一個寶……。」兒時的歌聲似乎又在耳際響起。

而今我又找到了一條更好玩的溪流，溪流裡盡是八功德水，我確信它可以洗滌我們的煩惱憂愁，讓我們看清楚人生的眞象，同時滋養我們的慧根和福德。我要做更多的小船放進溪流裡，期盼它能載我們到安和樂利的極樂世界……。我歡欣的呼叫：「哥、姊，我們一起上船吧！」可是，回顧四週，沒有半點迴響，只有雨還是淅瀝瀝地下著……。

那是一個梅雨的季節，小虎在一次車禍中，竟不聲不響的不見了。我吵著媽媽問：「小虎到那裡去了？」媽媽却始終沒有回答我。有一天，放學後，我高興地一路哼著歌兒，才進門媽媽拉著臉不高興地對我說：「不要吵，小虎的媽媽剛去世，鄰居們都要去幫忙。」我吵著要跟去看看。躲在媽媽背後稍稍地往前看，只見小木桌上，擺了兩支白色的蠟燭，透著搖晃不定的微光，小虎的媽媽就像睡覺著般靜靜地躺在白布底下，小虎的爸爸孤伶伶的坐在牆角，兩眼發直，屋子裡一片悽慘陰冷，令人感到涼涼地，我不禁打個冷顫。媽媽輕輕地把水果、菜餚放在桌上，面帶愁容口中念念有詞。我問道：「媽！您在做什麼？」「給小虎的媽媽吃！」「咦！她能爬起來吃嗎？」我心中充滿問號？隨後媽媽將我從背後拉出來，「你快跪下來拜拜小虎的媽媽，她會保佑你的。」我更疑惑了，昨天還好好的一個人，今天怎麼突然僵直地躺在那兒動也不動，而且還會保佑我？這是怎麼一回事？大人的世界我眞搞不懂。假如有一天，媽媽也躺著不動了，也不再跟我說話了，我怎麼辦？如果有一天，我也像小虎一樣在這世界上消失了，那我會到什麼地方去呢？那裡可不可以見到小虎呢？……

× × ×

「×××師，已經打板了，該上殿排班了！」

「阿彌陀佛！」一回神，窗外的雨勢更滂沱，遠山更朦朧了，雨啊雨！妳可要清洗大地眾生的塵垢，揭開人生的眞面目！

惜春

／自穎

櫻花時節，陽明山上，賞花的人潮，絡繹不絕。遊客們拾著野餐、水壺，爛漫的喧叫著，小朋友穿著美麗的衣裳，像花蝴蝶般，滿山遍野的追逐著，只要那棵花樹被鑑定是漂亮的，此起彼落的嘆嘖聲就傳遍山徑。人們紛紛拿著相機，擺出最美的姿勢，留取這永恒美麗的陽明山之春。

我，紮著小馬尾、嘟著嘴，故意落在最後頭，瞅著一地的落花，想不通：這些頭、葉、嘴一個模子的花，怎麼會讓人們百看不厭，還要嘖嘖稱讚？家裡的亞森羅蘋，可比它們好看多了。……

看出我的不高興，爸爸走過來說：「春天來了，百花盛開，我們來看花，便是來找春天的消息。……」春天的消息？傻不嘰嘰的我，還是想不通，春天的消息有什麼好找的？

× × ×

教室外，春光正明媚；教室內，琅琅的書聲，講台上，級任老師滿懷的熱情，大聲地說：「小朋友，大禹是聖人，都愛光陰；至於我們，更要愛惜分陰。這一句話就是在告訴我們，要學勤勞的蜜蜂，趁著春天，趕快做工，不要偷偷扮了個鬼臉，一溜煙，竄上講台，拿著粉筆，歪歪斜斜地寫了幾行字：

春天不是讀書天，
夏日炎炎正好眠；
秋天一過冬天到，
收拾書包好過年。

猛地，爆起滿堂哄笑，我們的臉蛋更紅了…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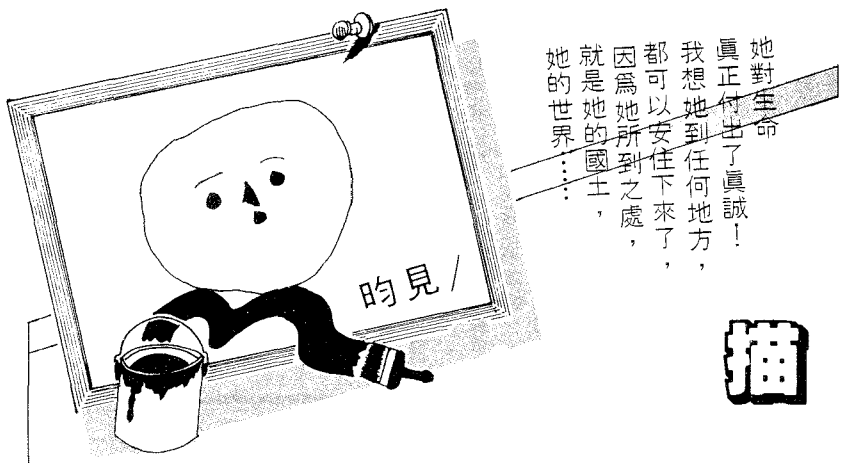
× × ×

辦家家酒、跳格子、踢毽子，……年年的春光，就這樣在嬉笑裡無聲無息地溜逝。稍長後，雖然覺悟要用功，但少年少不更事，我總是向著未來編織美夢，忘了未來其實就是現在的累積，只知道朝天空看，忘記要踩穩足下的泥土。正如寓言家所嘲諷的：擠牛奶的女孩，幻想頭頂上的牛奶可以賣錢，賣了錢可以買雞蛋，雞蛋孵出小雞，雞子再生蛋……不用多久，她就是大富婆了。……正入神時，那知腳底一滑，牛奶潑地，夢網也破了。……儘管，我也曾經爲這個女孩發笑，但是，在現實中，我却一次次地扮演比她更滑稽、更可憫的角色。

不是嗎？曾經，我幻想長大後要做××家、××家……，如今，多少年過去，依然無所有。多少次，我給今天、明天、假日，甚至一生做計畫，但是，不論這計畫擬得多完美，集多少美夢之大成，它總是不堪現實輕彈一指。因爲，只要一包餅干、一齣電影、一個呵欠。一個寬容自己的念頭，……就可以打得它全軍覆沒，片甲不存。就像豐子愷先生在「惜春」一文中所說的：「蹉跎的懊惱和樂盡的悲哀交混在我的心頭，使我感到不可名狀的不快」這樣的經驗不斷的重現。

尤其幼稚的是：如同照鏡時，發現自己身心滿是塵垢，想要揩掉它，却又捨不得，拿著抹布，伸不出手，乾脆，把鏡子拿掉，假裝自己原本就是潔淨清白的，有什麼好擦拭的？多可笑啊！我一直就是這樣的欺騙自己，用假花、假樹跟香水來粧點人生，糟蹋生命的春天。

如今，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春天，已經凋謝，除了生命的年輪，一圈圈增加，此外，並沒留下什麼可供憑弔的。倘若，擠乳女有知，恐怕要嘲笑得更厲害了。而對著不息的逝水，想說的只是，讓過去的過去吧！讓現在慢慢的流，好使我能從水光中清澈的照出生命永恒美麗的春天！



一位師兄的素描

她，五短身材，皮膚黝黑，牙齒潔白，渾身充滿了幹勁，對任何事都感到新奇！

我怎麼「認識」她的呢？

有一天，我發現我們大殿寶鐘鼓的鐘換了，是全新的，光可鑑人，納悶的問師兄們：「舊的不是還可用嗎？」他們笑了：「這就是舊的，新上任的香燈師給上了銅油！」啊！這就是她！我出家三年，就不見有人幹過這活兒！這裡頭要多少細心、耐心、時間，而且難能可貴的是這一分發心，她發現了她可以作什麼事情！我順著鐘兒望過去，倏的整個大殿都精亮起來—那福田箱，那大磬，那佛桌，那小磬子，乃至施食台前的蓮花瓣，沒有一樣不是神采奕奕的，煥發著前所未有的光澤！他們說：自從她在佛龕發現了「天工」以後……。

從這開始，我眼睛亮了起來，從新認識她……。

這使我想起她初出家的時候，正好浴廁施工完畢，需要上油漆，她就被派上用場了！說來也奇，該是師父慧眼識英雄吧！她簡直勝任愉快樂此不疲！有另一位師兄跟她一道作，就不那麼帶勁，而純粹當作一種責任上的工作來處理，她不同，簡直就像玩她的遊戲！你可以想像一個油漆匠的兒子，歪戴著帽子、吹著口哨，與他的小狗兒玩，粉刷著牆壁的鏡頭，就是那模樣兒！似遊戲却又全神貫注，心無旁騖的幹她的活，一天、兩天……直到完工，於是整個浴廁美侖美奐起來。

她對生命眞正付出了眞誠！我想她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安住下來了，因爲她所到之處，就是她的國土、她的世界，毫無保留的，她把整個心力都投注下去！

就是她當香燈的那期間，有一天早上師父問她：「今兒要下去菜圃嗎？」「要！」答得乾脆俐落，黑黑的臉笑了開來，露出潔白的牙齒，有著摸著大地的怡然。嚇！這個人生命的觸角好廣啊！誰當香燈師還有這股勁兒？師父也笑了，囑咐她順便把瓜棚下的瓜兒灌灌水。「好！」奇怪！師父怎不囑咐旁人呢？也有庭院組的下去呀！也許就是她那股傻勁兒任誰都喜歡吧！很可能田裡的蔬果正渴仰她的來臨！

除了對工作的熱誠外，她還有研究到底的精神，他研究什麼呢？裝修電話！奇怪吧？眞是無奇不有！印象中，這是電話修理人員才會的活兒，我們也作得來嗎？是的，她裝修成功了！我只好打破觀念，也許我們都有一分潛能，只是不用罷了，而她把這潛能發揮出來了，我懷疑：天下有什麼事會難倒她！

喔！對了，她還是美術天才呢！有一次我們要作個海報，鼓勵信眾供養琉璃光明燈，嘿！在她精心設計之下，琉璃光明燈的確名不虛傳，整個海報就發射著琉璃光芒，好像參加了光明燈就光明起來似的。她就是這麼用心這麼專注，任何事物到她手上就煥發著光輝！

最近，我又看她利用課暇，把整個香爐的灰倒了出來仔細把爐子刷洗一番，雖然她作得很和緩，但緩中却內蘊著魄力！因爲那是根本的、徹底的、完整的。

是這樣的一個人，是這樣的一種生活，是責任使然嗎？爲博得大衆歡喜？都不對，沒有其他理由，只純粹這麼生活更充實、更快活，就這麼單純，就像他的名字一樣—自淳師。如果你還不能捉摸她的快樂與充實，你可以再閉目想像那個吹著口哨，追著她的小狗兒到處去冒險的小湯姆，這就是她，無憂無慮，悠遊自在，而對任何事又充滿了新奇！